



浙东作家文丛(第9辑)

# 八重樱

杨卓娅 著

硬币舞着金线，射出炫目的光芒。  
它在空中打了个趔趄，像是留恋这无限春光似的。  
迟疑了一下，接着晃悠悠地返回地面……



NLIC2970792516



宁波出版社

赠书

浙东作家文丛(第9辑)

# 八重樱

杨卓娅 著



NLIC2970792516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重樱 / 杨卓娅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1.12

(浙东作家文丛 / 李浙杭主编. 第9辑)

ISBN 978-7-80743-889-2

I. ①八…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166 号

## 浙东作家文丛(第9辑)·八重樱

---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杨卓娅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 315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罗敏波

开 本 660 毫米×950 毫米 1/16

字 数 184 千

印 张 14.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889-2

定 价 28.00 元

# 序

王 松

我与杨卓娅见面是在几年前。那是《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一个笔会，也叫改稿会，邀请全国各地一些有潜力的而且是新涌现出的作家到贵州贞丰县一个叫“三岔河口”的地方。那里风景很美，是一个苗族聚居地，有许多当地的民间歌手，唱歌很好听。当时我和《人民文学》副主编宁小龄，还有《当代》杂志的编辑石一枫，被邀请来为大家看稿。由于那一次去的作者很多，稿子也很多，所以水平就有些参差不齐。在分到我手里的稿子中，我一下就被一篇小说吸引住了。当然，一篇小说吸引人，因素是多方面的，题材、叙述方式、语言风格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作者个性等等。

我觉得，这些因素这篇小说都具备了。

时隔几年，当时这篇小说的内容已经记不详细了，大约说的是与医生和医院有关的故事，但作者独特的叙述语言和所表现的生活，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次我是一口气读完那篇小说的。读罢之后，我立刻断定，这篇小说的作者将来能成大气候。这就像看植物。我们在一个植物园中看秧苗时，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都是一样高的秧苗，但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一株是草本的，哪一株是木本的，哪一株再过若干年仍然只有这样高，而哪一株却会长成参天大树。我记得读过这篇小说之后，又看了一下小说作者的名字，然后就记住了。

这个名字，就是“杨卓娅”。

若干年后，我又一次看到杨卓娅的小说。这一次是她的这本小说集。她给我发来短信，想让我为她的这本集子作序时，我正在江西的宜春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一个华文作家笔会。说实在话，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是不大愿意为别的写小说的人作序的。我认为，大家都是写小说的，你有什么理由说别人的小说这里写得如何，那里又写得如何呢。但是，杨卓娅除外。我曾在若干年前读过她的小说，所以，如果现在再说一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发言权的。于是，我当即应允了她，并让她将这本集子的书稿发到我的电子邮箱。

我有些意外。

尽管我已经想到，凭着杨卓娅的天赋和功力，她这几年肯定已将小说写得有些气象，但是，当我打开文件，读这些小说时，仍然感到很吃惊。我确实没有料到，杨卓娅的小说已经写成了这个样子。可以这样说，从她的这些作品看，她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作家了。

杨卓娅的小说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风格，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不仅来自于她所描写的生活本身，同时也产生于她的叙述语言。我一直认为江浙一带的作家，小说的叙述语言都很有特点。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由方言转为普通话式的叙事语言的缘故。杨卓娅的叙事语言特点则更加鲜明。她的文字不像有的女性作家那样忸怩、做作、矫情、偏狭，或者说任性，而是非常的大气，同时节奏感、跳跃感、色彩感以及语言的软硬度都掌控得恰到好处。小说至关重要的不仅在于说什么，更在于怎样说。这就像面对一份食材，要将它变成一道菜时，其价值和意味不仅来自食材本身，更在于烹调方式和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方式和过程应

该也是这道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记得杨卓娅曾告诉过我,她做过医生,而且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作为一个作家,这应该是她一个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比参与一个生命的降生过程更有文学意味乃至哲学意味呢?显然,医生这个职业以及当医生的经历,对杨卓娅的影响很大。所以,在她的笔下,才经常会出现医院、医生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我们可以感觉到,杨卓娅笔下的医生并不是“从外向里写”,而是“从里向外写”的。她所描写的医生的情感和心里,是只有当过医生的人才能写出来的。我相信,当医生的这段经历,在今后,也必将成为杨卓娅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

在今天,当医生的人很多,写小说的作家也很多,但是曾经当过医生,而且是妇产科医生,今天又是写小说的作家,这样的人就不多了。一个作家的价值,就在于其不可替代性。而这种不可替代性,又往往来自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独特的感受和思考。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杨卓娅作为一个已经成熟起来的作家,一定还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2011年秋

写于中国宜春·明月山第二届国际华文作家写作营

# 目 录

序 ..... 王松

八重樱 ..... 1

今晚没有月光 ..... 50

何音的黄金假日 ..... 91

纸风筝 ..... 118

黑眼睛 ..... 151

蝴蝶飞飞 ..... 187

## 八重樱

—

姜怡青往手上打第三遍肥皂时，手机响了。手机设的是振动，在白衣口袋里麻成一片。姜怡青不理，依旧不紧不慢地涂肥皂，一丝不苟地完成三次流水冲洗常规。

擦干手，拿起手机一看，是于晶的。按下回拨键，于晶在那边心急火燎地：喂，干什么，手机都不接。怡青笑咪咪地说：我在洗手嘛。于晶的嗓门就大了：洗洗洗，人都还没老呢，倒把手洗成个老太婆。就不能少洗一遍吗，不可理喻！怡青好脾气地说：老就老嘛，人都老了，还心疼手了？两人就笑。笑过，于晶这才说今晚请她吃饭。怡青看了眼时间，五点十分，丈夫正好在回家的路上。便说：好，我给大伟打个电话。

邬大伟果然在路上，怡青说不吃晚饭，他马上体贴地说：行，我带斌斌到妈妈那里吃去。

于晶一身“韩流”，马尾扎得翘翘的。怡青说：钱多了，又想败家？于晶操着不伦不类的港台腔：大姐喂，不是偶买单啦，是一个大大的大帅哥耶。怡青停下脚步，警觉地问：谁？于晶圆目怒睁：喂，看什么！我额头写着“坏”字吗？还会害了你吃了你？一把扯过发呆的怡青，出了医院。

怡青跟于晶的老家在同一个村。怡青参加工作时，于晶还是个初中生呢。怡青一点也没防备，这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片子，悄悄地念了护校，紧跟着分配到她这个医院。怡青自叹跟这个小姑娘有缘，打从第一

眼起,就被她一副没心没肺的坏坏模样迷住了,更别说还有个同乡因素在里头。于晶呢,本来就是自来熟,听说村里的女状元怡青在万象医院,早就仰慕不已。也真是缘分,她跟怡青一见如故。打一开始,于晶就在怡青面前怨嗔娇痴,丝毫没个收敛。对这个小老乡,怡青还真拿她没办法。全医院的人都知道,有什么在怡青这里说不圆通的,找于晶就行。于晶把小柳眉一皱,还未开口,怡青就举白旗投降了。

去了才知道,真有那么个帅哥等在那里。帅哥要了有德火锅店的一个雅间。怡青一看,桌上摆的是个鸳鸯火锅,显然为她准备的。人家咋知道怡青喜欢素锅呢,肯定是这鬼丫头送的情报。怡青礼貌地向那人笑笑,这才发现帅哥其实并不帅。瘦长身条,马脸,狭长眼,眼珠子异常灵活,穿套藏青色西服。帅哥向怡青点头哈腰,满脸都是谄笑。怡青看到他身边的黑色大背包,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果然,于晶介绍说,这是她的表哥,叫郑仙虎,做药的,辽宁一家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怡青便觉得喉咙里卡了一根刺,笑容僵在了脸上。

郑仙虎双手捧着名片,恭恭敬敬地递给怡青。怡青生着于晶的气,阴着脸接过。于晶涎着脸嬉笑:大姐,汤滚啦,赶紧放料理吧。看明白了,这里是楚河汉界,没人污染你,绝对卫生啦。

这顿饭,怡青吃得很不自在。这几年,医药代表多得就像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可以说,哪里有医院,哪里就有医药代表。哪里有医生,哪里更有医药代表。利润,利润是最大的利益驱动。它驱使那些大学毕业暂时找不到工作的,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一些没受过教育走投无路的,甚至是赋闲在家的家庭主妇,都像叮臭鸡蛋的苍蝇,叮上了医药这块大蛋糕。对医生来说,医药代表一方面是讨厌的苍蝇,走到哪跟到哪,嗡嗡的没个消停;一方面又是大财神,回扣红包自动送上门,一本万利财源滚滚。药物回扣做得太明目张胆太猖獗了,不整顿不行了,卫生系统就开一次会,整顿一回,医药代表们暂时销声匿迹,稍后就又风起云涌,卷土重来。

郑仙虎吃得不多，好像他自己原本就没打算吃，是专门请怡青的。怡青吃得更少，她怕这饭吃了，咽不下。对于医药代表，她向来是严词以拒、避之唯恐不及的。如果早知道，她绝不会赴这个饭局的。这个，于晶应该了解。怡青心里生于晶的气，但碍于郑仙虎，又张不开嘴，只得饱着肚皮。郑仙虎见怡青不动筷子，很关切，要帮怡青夹料理。于晶忙拦他：喂，你别动。别人夹的菜她不吃的。她呀，有洁癖。表哥讪笑着收回手，尴尬地说：是，不卫生，不卫生。在陌生人面前说自己有洁癖，怡青更来气，瞪了一眼于晶，拉下脸。于晶咯咯地笑了：大姐呀，这儿说说没关系，表哥自己人嘛。

主题还是出来了，郑仙虎打开黑色大背包，掏出一叠资料，恭恭敬敬地递给怡青：姜主任，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一只新药，对儿童呼吸道感染很有效，价格也公道。吃人家的嘴软，怡青只得接过资料，装出认真看的样子。原来是新阿奇霉素针剂，医院早有的，不过不是他们公司的。怡青就说：这药我们医院早有了。郑仙虎满面笑容：我知道早有了。现在不是讲竞争嘛，只要价格公道，谁都愿意用利润空间大的。我们这药，效果确实是好，您一用就知道。怡青淡淡地说：我知道。这药副作用蛮大，小孩子长期使用会抑制骨髓生长，将来个子长不高。我个人是不常用的。郑仙虎忙不迭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向您介绍一下，让您有个印象，并不强迫一定用。您要用就招呼一声，不管什么时候，我随叫随到。

怡青暗暗松了口气，看来这表哥还好。大多数的医药代表都是蚂蟥，一见你就紧叮住不放，直叮到你答应用药为止。怡青遭遇过这样的医药代表，那感觉已不是讨厌，而是害怕。因此当郑仙虎收起资料时，怡青几乎是友好地向他笑了笑。

这时于晶起身说，她去洗手间。于晶一走，表哥迅速打开黑包，从里面拿出一只信封。这个动作，怡青太熟悉了。还没等怡青作出反应，表哥已把信封重重地按进她的手中。怡青惊道：哎，你这是干什么？表哥眯缝

着眼，满脸都是笑：姜主任，没什么，一点小意思。怡青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说了，你这药医院早有了，我帮不上忙的。表哥说：我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希望有机会，姜主任能帮忙推介一下。是金子总会发光，我相信一只好药，最后总会被大家认可的。怡青推还信封，表哥又塞回来。三下两下，怡青突然生气了，起身要走。于晶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喂，干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都吃饱了？怡青冷冷地说：饱了。表哥面不改色地说：既然姜主任已经饱了，我们就搞点别的节目吧。唱歌怎样？旁边有家天籁OK厅，音响效果挺好的。于晶拍手叫好。怡青冷冰冰地说：你们去吧，我不会唱歌。说完拿起包就走。

## 二

这顿饭吃得不欢而散，怡青回到家还快快不乐。邬大伟说：灰头土脸的，今天这么累？怡青没好气地说：还不是那个鬼于晶。大伟说：于晶？怡青想了想，把郑仙虎的事咽了回去：算了，不提了。斌斌呢，晚饭吃饱了？大伟说：吃了两小碗，饱了。在做作业。来来，进去，我给你捏捏。

把怡青推进卧室，大伟动手就要按摩。怡青突然躲开，惊叫道：喂，你的手。大伟举着双手，委屈地说：我洗过了，真洗过了。我和斌斌也刚到家，就那时洗的，不信你看看。怡青打开房里大小的灯，拉过大伟细细地检查。大伟的掌心厚实，干净，松软，透出隐隐的肉粉色。是刚洗过。怡青终于松弛下来，说：捏吧。

邬大伟的动作不轻不重，不疾不徐，捏得恰到好处。与怡青结婚这么多年，儿子都上初二了，没干成别的，倒练成了一手推拿的好手艺。大伟捏着捏着，突然来了感觉，把头俯到怡青耳边。怡青说：干什么，斌斌还在做作业呢。大伟说：咱们轻点。怡青别开头：你就知道轻点轻点，跟做贼似的，有什么意思。大伟一下子泄了气。

邬大伟比怡青大两岁，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机关，早过了那种“三十七八，死蟹一只”的提拔年龄。四十出头的人了，连个小科长都没混上，

郭大伟深感自卑。他的那些同学、同事，像他这年龄的，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住别墅开小车包二奶，偏他郭大伟还在底层忙活，连个普通的三居室都换不起。想起这些，郭大伟心里就堵得难受。这套七十平米的两居室，是结婚时父母帮忙购置的，一直没换过。房子窄，隔音又差，大伟的床上生活已受到严重的影响。怡青是个特别谨慎的女人，随着儿子的一天天长大，对暗地里做那事，保持着高度警惕。儿子那边稍有风吹草动，怡青就坚壁清野，退出阵地。大伟有时正热情万丈，被怡青这边冷水一浇，顿时万念俱灰，只差没往南墙上撞。可这能怨谁呢，一个做妻子的跟你住这样的猪狗窝，十多年没半句怨言，你个没本事的丈夫反倒怨气冲天？这时大伟就恨不得扇自己几耳光。

怡青倒没嫌弃老房子的意思，如果说真有什么可怨的，那就是大伟的爸妈。二老住着一百二十平米的大三居，悠然自得，对他们的破房子视而不见。想起这，怡青就未免有点心绪难平。她把这些都归结于大伟的懦弱。如果大伟不是那种俯首帖耳的孝子，那套大三居早该住上了。怡青无意争夺大套房，她气的是大伟的那副窝囊相。一个男人，在外面人微言轻倒也罢了，在爹娘面前都是拎不起的豆腐，也太那个了。树挪死人挪活，连老得快掉渣的二老都高兴那个窝，他们却十几年待一个地方。

大伟靠在床上，眼盯着电视屏幕，心里却在想房子。这些年，夫妻俩不是没积蓄，可比起节节上升的房价，总还不够。儿要亲生，屋买东厢。郭大伟的购房大计，以天涯中路为界，坚决贯彻两个“凡是”：凡是天涯东路周围一带的住宅，都是高档次的小区；相反，凡是天涯西路周围一带的住宅，则是低档次的贫民窟。怡青曾经反驳说：九亿农民还都住乡下呢，照你那样，还活不活了。郭大伟笑着说：活人活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能比。

从前年开始，郭大伟就密切关注城区内的新楼盘。期房看过不计其数，不是地段偏价格低，就是一类地段的高档楼盘，房价吃不消。最近又看了一个楼盘，是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金星花园，地段环境价格等各方面

都不错。一套一百三十平米的四居室，算来算去，包括把现在住的这套脱手，房款上总差那么一大截。尽管如此，开发商承诺的绿化带，超一流的物业管理以及指日可待的增值期许，还是使邬大伟暗下决心，买下金星花园的那套房。筹不到钱，就是借高利贷，也得把房子的钥匙搞到手。

想到新楼房，邬大伟心里一下子有了底气，揽过怡青说：咱们就定金星花园。缺口的钱先去挪点借点，以后想办法慢慢还。怡青说：你可别指望我。我那边的亲戚你是知道的，都没钱。大伟眼里盯着电视屏幕，暗中却紧了紧她的手：知道，我去借。咱们把首付先付了，余下的下一步再做打算。怡青说：这么多的钱，哪里借去？就是卖了我 and 斌斌，都怕不够。大伟说：傻瓜，我怎么舍得卖掉你和斌斌呢？要真这样，我还不如找个地方，自行了断。他放开怡青，从床上跳起，做了个决绝的抹颈动作，一头栽倒在怡青怀里。怡青捶打着他，笑得咯咯咯的。

婚后这些年，怡青就是这样被逗着乐着过来的。

与大伟恋爱前，怡青曾与莫向锋交往过一段时间。莫向锋是大伟的大学同学，两人相貌条件相近，性格却大相径庭。莫向锋性格外向激进，在对待爱情上，有一种大大咧咧的梁山遗风。大伟在大学时号称“雨巷诗人”。小资男人的忧伤，惆怅，很能够叩动一些少女的心扉。万象城中有一条河，人称万象河。当时怡青与莫向锋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暗恋上怡青的邬大伟，夜夜都在万象河边久久徘徊。怡青不是那种言行夸张的女孩，更不喜欢男人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一天，药房的郑爱娟跑进怡青的宿舍，一惊一乍地说：不得了，邬大伟要跳万象河了。郑爱娟说，邬大伟发疯似的在万象河边走，都好几个晚上了。他扬言，得不到姜怡青，他宁可跳河。

怡青听了很气愤，冷笑着说：爱跳就跳吧。第二天，郑爱娟又偷偷跑来告诉怡青，邬大伟病倒了，在急诊室打吊针。怡青的心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以后的夜晚，她会不经意地打开宿舍的后窗，向万象河的方向眺望。万象城，灯火通明。暗夜深处，不时传来工地作业的锐叫声。万象河

就像这个城市的心脏，沉静而有力地跳跃着。怡青开始感到隐隐的不安。她仿佛看到了万象河，看到了河边徘徊的邬大伟。他时而对着河水深思，时而向着医院的方向凝望，目光里全是叹息。这个想象让怡青感动，让她心底的某个地方莫名地柔软起来。怡青是个特别容易感动的女孩。别人不相信的话，她信；别人不会哭的电影，她哭。这一晚，怡青睡得很迟。第二天打开门，一张白纸从门缝翩然而下。怡青捡起来一看，一颗心突然“扑通”乱跳。折叠成飞机模样的白纸上，用楷体优雅地写着：世界上本没有沙漠，我每想念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粒沙子，于是就有了撒哈拉沙漠，你想整个地球都变成沙漠吗？

纸飞机上没有具名，但怡青知道是谁。以后的每个清晨，门缝里都会飘下类似的纸条。怡青的心越来越感到不安，她知道塞纸条的人就在万象河边，夜夜徘徊到深夜，然后走到她的门前，塞这么一张纸条。有几个晚上，她都萌发了去万象河边的冲动。直到有一次，她收到了这样的纸飞机：这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安，只要你跟我有关，其他的我都不管。这世上就你我我最爱，没有你我该怎么办？没有你我夜夜不眠，没有你我多么孤单。

读完这张纸条，怡青热泪盈眶。

结束与莫向锋的交往后，怡青很快与大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落实到柴米油盐，大伟再也不写诗了。不久，莫向锋就下了海，做起消防器材生意，很快发了起来，听说别墅、跑车、美女，应有尽有。这时大伟仍在机关里不饥不饱地混着，住的还是那套老房子，过的还是一成不变的破日子。从表面看，莫向锋的暴富对大伟没多大影响，其实骨子里大伟却很失落。大伟与莫向锋大学时关系较好，因为怡青，双方都有了忌讳。随着莫向锋的下海，发迹，两人的地位益发悬殊，关系就更淡了。好在大伟有办法安慰自己，因为他有一个好老婆、傻老婆。

比如莫向锋搬进别墅，大伟就对怡青说：老婆，等到北京开奥运那年，老公一定让你住上大别墅。莫向锋开上新跑车，大伟就说：老婆，你

喜欢红色的法拉利还是黑色的宝马？怡青这个傻女人，凡是丈夫嘴里出来的，她都爱听。大伟的贫嘴她都照单全收，还乐在其中。

怡青与大伟的婚姻生活，就在大伟的嘴皮子上滋润着。小日子就像一瓶雪藏的酒，随着光阴的流逝，越来越陈，味道也越来越醇。

不知怎么，今天大伟说到“自行了断”时，怡青脑海里倏地一亮。她想到了郑仙虎，于晶的表哥！他按在怡青手里的信封，沉甸甸的，里面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这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怡青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所幸只是一闪念就过去了。怡青拿过大伟的手掌，轻轻抚摸着。这一刻，她对丈夫充满了怜悯。做一个男人，的确不容易，挺累的。

### 三

又轮到门诊日班，怡青早早来到门诊室。穿上白大衣，别好名号牌，把手机设到振动，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病人们都是起早挂的号，屋里到屋外排起了长队。满屋的人，一半大人一半小孩，病孩子被爹妈抱在手里，哭哭啼啼、蔫蔫歪歪地盯着怡青。每次坐门诊都这么多病人，够忙一上午的了。

怡青拿起第一本病历，觉得上面的名字有些眼熟。抬头一看，原来是青岗村的黄大爷，领着孙女看病来了。这黄大爷有个犟脾气，谁都不信，就信怡青。他说怡青看病准，用药轻，药费又便宜，是天上派来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像黄大爷这样信赖怡青的老乡，不在少数。得知怡青周五坐门诊，穷乡僻壤的乡亲们，前一天就到县城，挑个便宜的旅店草草住下，第二天一早起来排队挂号。因此怡青的门诊日班总是很忙，病人量是其他医生的几倍。

怡青笑呵呵地问：小叶子，哪儿不舒服了？黄大爷把孙女的脸转向怡青：拉稀都拉两天了，就等您今天坐诊来看。怡青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小叶子都快重度脱水了，便责怪黄大爷说：怎么就不早些来呢？这拉稀说起来不严重，要是拉狠了也会要人命的。黄大爷不好意思地说：

在药店买过药,吃了,不见好。别个医生开的药太贵,咱们瞧不起。想想还是再挨一天吧,反正转天您就上班了,也不差个一时三刻。

怡青给小叶子开了足量盐水,添加了维生素和能量,用上最便宜的抗生素,嘱咐黄大爷见好明天再来。黄大爷牵着小叶子的手,千恩万谢地走了。

一个上午,忙到下班还不能歇口气。怡青扫一眼窗外,收费窗口、药房都关门了,就算开出处方,配药也来不及了。怡青继续拿起病历,一个个地看下去。她知道病人们都很固执,明知道配不上药,也非得先看好病,拿上她的方子才心安。病人得了怡青的方子,哪儿也不去,就在收费大厅里坐等,一直等到下午配上药为止。

怡青到食堂时,就餐厅早空了,几个工作人员占着一个位子吃饭。掌勺的李大头见怡青进来,撸着手臂嚷道:姜主任,您又坐门诊啦。怡青点点头。李大头搔着后脑勺说:菜都凉了,要不我给您弄个扬州炒饭?怡青说:别忙了,我随便吃点,能填饱肚皮就行。李大头一脸崇拜地说:姜主任,就您思想好,要在毛泽东时代,您准上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了。怡青“扑哧”一声笑了,几个工作人员也都笑着转过头,向怡青表示敬意。

中午休息,但怡青放心不下住院部的几个病人,就去了五楼的儿科病区。午休时分,走廊里显得有些静。小病人们吃完饭,正由家长抱呀晃的哄着午睡。怡青悄悄地走过长廊,一个病室一个病室地看过去。一个女儿得急性荨麻疹的乡下女人跑了出来,急急地说:姜主任,您来啦,今天坐门诊啦。怡青摸摸她女儿的头:今天没出新疹子吧?女人说:没有,挺好。姜主任,是不是可以出院啦。怡青说:再观察一段时间吧,痊愈了就出院。女人满怀感激,要怀里的孩子叫怡青“医生阿姨”。好多家长都抱着孩子出来了,争着向怡青诉说孩子的病情。怡青静静地听着,脸上挂着微笑。她想起就在几天前,郑仙虎把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往她手里塞,当时她想都没想就把它退了。她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今天她能笑得这样开心,这样坦然吗?要想得到,得先学会舍弃。比起得到的,那舍

弃的东西真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

#### 四

怡青想不到，自己竟被郑仙虎堵在了下班的路上。从医院到家，得穿过一条直直的丰盈街。丰盈街中段往右拐一点，有一个中等规模的菜场。怡青常去菜场买新鲜的蔬菜水果，儿子正在长身体，读书又那么辛苦，得给他补足营养。作为一名医生，怡青对一家人的饮食起居责无旁贷，丝毫不马虎。她不喜欢像别的家庭那样，上菜场就采购一大堆，放冰箱里吃一段时间。怡青不喜欢冰箱，她觉得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蔬菜水果，怡青看都不要看。这是不卫生的，没有营养价值的。怡青喜欢鲜活的，天然的，就像她喜欢大自然。怡青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乡下老家种一园子的菜，做给一家人吃。

怡青给自行车上锁时，郑仙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面前。郑仙虎今天换了件灰白条子的夹克，背的还是那个黑色大背包，怡青一下子认不出来，幸好及时记起他的细长眼和异常灵活的小眼珠。郑仙虎讨好地说：姜主任，您买菜？怡青沉着脸说：你有事？郑仙虎毫不在意怡青的冷淡，热情不改地说：姜主任，您别买菜了，赏脸吃顿饭吧？怡青说：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那药我们医院早有了，正用着呢，我帮不上忙的。郑仙虎说：谁说我要姜主任帮忙了？这一回生二回熟的，都不成朋友了？吃顿饭又怕咋的，这不是最正常的事情？怡青没心思跟他磨牙，但看在于晶的面上没发火，耐着性子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别挡着我，我还得买菜做饭呢，家里的孩子都饿得肚皮贴背脊了。郑仙虎依旧不屈不挠：姜主任，要不叫家里的大哥孩子一起来，我把于晶也叫上，咱们晚上好好撮一顿。怡青渐渐失去了耐心，她在心里直怪于晶，把什么乱七八糟的表哥介绍给她，让人头疼。怡青不再理他，她飞快地转过身，从自行车夹缝中抽身而出。说时迟那时快，郑仙虎一把抓住她的手提包，把一只早备好的信封塞了进去。怡青目瞪口呆。她还从没碰到过这样胆大的药商，光天化